

外国学者中国民族研究文库

Series of Books on Chinese
Nationality by Foreign Scholars

**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Da Li, Yunnan**
by C.P.Fitzgerald

[澳] C.P.费茨杰拉德 / 著

刘晓峰 汪 晖 / 译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 编

五 华 楼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五 华 楼

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

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DaLi, Yunnan

by C.P.Fitzgerald

[澳]C. P. 费茨杰拉德(费子智) 著

刘晓峰 汪 晖 译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策划: 欧光明

责任编辑: 宝贵敏

装帧设计: 布拉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华楼: 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澳)C.P.费茨杰拉德著; 刘晓峰, 汪晖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2

(国外学者中国民族研究文库)

ISBN 7-105-07476-0

I. 五... II. ①费... ②刘... ③汪... III. 白族-研究-大理白族自治州 IV. K2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080 号

Copyright: 2004 Anthea and Mirabel Fitzgeral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u Xiaofeng and Wang Hui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is copyright. Apart from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s of private study, research,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may be reproduced by any process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nquiries should be made to the Bai Institute.

版权所有: Anthea and Mirabel Fitzgerald, 2004

中文翻译版权所有: 刘晓峰和汪晖

本版本其他材料:

本版本包括由 Anthea Fitzgerald 写的序言, 该序言应放在致谢之后, 简介之前。

本图书受版权保护。除了版权法内允许的把本书用于私人研究, 学习, 评论外, 本书的任何部分在没有书面允许下不得重印。有关问题可以向白研所询问。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理工大学照排中心激光照排 北京佳信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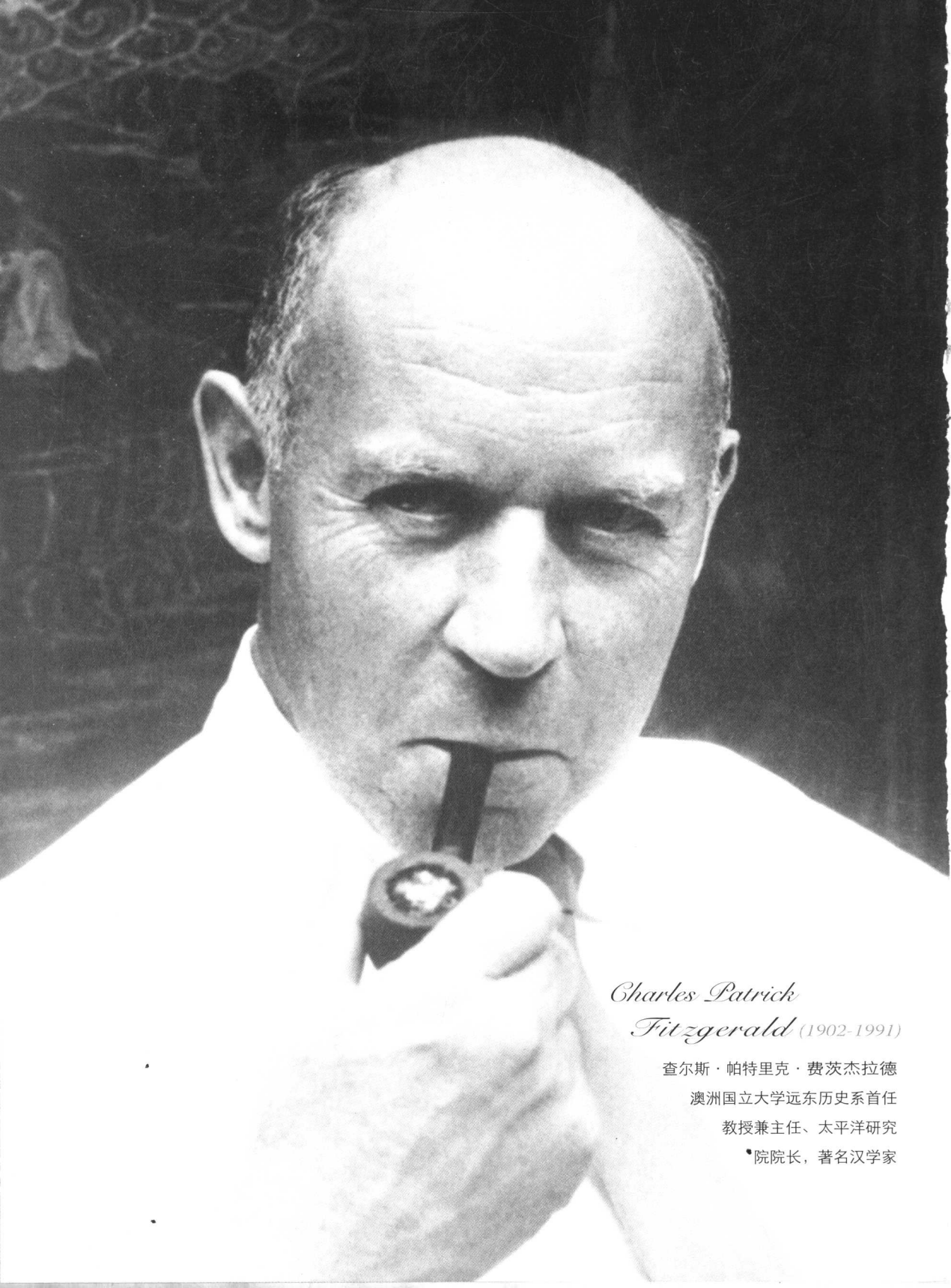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4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 (1902-1991)*

查尔斯·帕特里克·费茨杰拉德
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首任
教授兼主任、太平洋研究
院院长，著名汉学家

序 一

赵立雄

如果单从书名《五华楼》的字面上来理解,很容易将本书误认为是一本关于名胜古迹的著作。然而当我们仔细读下去的时候,这部出自西方学者之手,成书于大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却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从万米以上的高空中拨开云雾往下看到的情景一般,在喜马拉雅山脉西藏高原向南延伸的地带,在连接中国与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交汇地,在布满河谷和高原湖泊的滇西崇山峻岭中,“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洱海之间,这里就是大理民家(白族)的家园”。于是,作者引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六七十年前的大理,重温了一遍祖辈生活的情景。全书以十一章的文字对白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渊源、社会结构、物产资源、生产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对外交往、民族关系等方面作了生动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加上数百幅照片,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白族的生存发展状态,第一次以人类学家的眼光透彻地剖析了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种种特征,澄清了古往今来在白族研究方面某些含混不清的观点,堪称是第一部关于大理白族的优秀的人文地理学术专著。

作者费子智先生是一位西方人类学家,曾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1936~1938年,作为利文荷尔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特别研究员,他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大理。本书就是他这段时期在大理调查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诚然,作者是一位西方学者,但我们还不应该简单地用这是“一位西方学者眼光中的大理”之类的语言来概括本书的特点。因为这种说法常常会使人们



产生许多错觉:除了承认西方人在某些方面比“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当地人感觉更敏锐以外,似乎“西方人眼中的”东西,更多地意味着猎奇,意味着不甚了然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甚至意味着因不同文化心理而产生的种种偏见。然而,当我们认真地读完本书之后,感觉就完全不是这样了。至少从以下几方面的特点说明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部知识性很强、颇具欣赏价值的纪实散文。

本书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大理、看白族,这远比我们习以为常地站在大理看大理,身处白族看白族更客观、更准确、更能把握它的本质特点。所谓站在世界高度所指的并不在于费子智先生是一位外国人,而首先在于他运用的是丰富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现代科学的理论来观察白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中得出合理的结论。比如,对气候环境的分析,书中强调的是滇西由于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一年实际上只有三个季节:干季、雨季和热季。而“民家(白族)所处的位置是在北纬 25°C,刚好在热带之外。高海拔的地形减弱了夏日的酷暑,而亚热带的气候使得冬天变得温暖和阳光充足,因而无疑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这给“四季如春”之类的文学描写作了一个科学的注脚。又如,在对南诏古国的评介中,国内学者们常常热衷于争论其族属问题,但在本书中却明明白白地说出“尽管南诏国的首府曾是民家(白族)现在居住的这块土地,但它覆盖了今天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在南诏国里,除了民家(白族)以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民族”,“因此,对这样一个民族大杂居的国家来说,统治者的更替在那时并不意味着独立的丧失”。这样的分析既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排除了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学术论争。再比如,在对白族语言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常常以白语中汉语借词占大量比重而试图否认白语的客观存在。而本书却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从基本词汇、构词方法、音位系统、语法关系等方面的特殊性来说明白语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语言。其中列举了古白语中实际存在的一些多音节词,以及白族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存在着“格”与“数”的变化等等,都说明它并非汉语的从属语言。

站在世界高度看大理、看白族的另一重要特征,还突出地表现在本书从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举凡白族社会生活中的某种现象,

作者都将之或与汉族作比较,或与中国其他省区作比较,或与英国比,或与法国比……从而令人信服地凸现出白族的民族特征。如在分析社会结构特征时,作者强调了白族的宗族(父系社团)观念并不像汉族那么重要。汉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常常以姓氏构成一种社会团体,到处是“高家庄”、“李家村”之类一村一姓的村社。而白族更重视的则是地域社团,宗族姓氏显得不太重要。每个村落都有多种不同的姓氏,虽然姓氏不同,却以共同供奉一位本主而构成一个社会单元。这说明白族的姓氏并非固有,多半源于中原王朝的赐姓或由融入白族的汉人带来。也正因为如此,白族社会观念和习俗中的封建意识较之汉族淡薄得多,使得白族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又比如在民族关系方面,书中多处描述了白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谐共处的状况。“事实上,在这里不存在复杂的民族问题,这种少有的现象让人感到惊奇。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在这儿,人们不但没有根据不同的民族来把自己区分开来,也很少会想到把民族问题作为区分他们和他们邻居的因素。有无教育和语言能力,才是衡量个体身份地位的标准。”非常客观地表述了大理各族人民团结友好的优良传统。作者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白族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婚姻家庭、节庆礼仪等各方面的深入调查,常常一语中的,揭示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白族社会和民族性格特征。诸如说“民家(白族)重视教育”;“民家生性活泼,健谈快乐,还具备值得称赞的公共道德礼仪”;“民家女孩的生活(既是主要的劳动力,又是未来的当家人)使她们显得自信,有把握”;“民家在云南是比较开化的民族,他们和外地商业贸易频繁,在政府当官的很多”,等等,这一切都是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出的白族民族性中的典型特征。

本书第二个明显的特点是通过脚踏实地的社会调查,运用大量鲜活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材料来剖析白族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文明程度,从而客观地反映白族社会面貌。它不像某些学者一味地从古书到古书,以满篇艰涩费解的文字把一个鲜活的民族搞得僵死;也不像有些文学作品那样,以猎奇的眼光,或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或堆砌平庸的琐事,把一个健康的民族表现得不伦不类。作者始终以实事求是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从实地调查研究中自



然而地得出合理的结论。比如对白族农村以水稻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状况的描写,既反映了白族依赖优越的自然条件,通过精耕细作达到聊以为生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作物单一,不懂得对大片山地的开发利用而形成的生产力低下的落后状况,特别揭示了在封建地主经济统治下,广大白族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面貌。对白族城镇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调查,则更为细致入微。作者详尽地调查了大理城内的 697 家店铺,列表分析了这些店铺经营、生产的商品、商业分布的特点、市场覆盖的地区以及本市场对外来货物的依赖程度等等。同时也分析了哪些店铺属于本地白族开设,哪些由云南汉族、回族或四川人、广东人、江苏人等开设。仅从此项调查中便活灵活现地显示了当时白族城镇的生活水平以及白族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又如对春季的大理三月街和秋季的沙坪渔潭会物资交流的主要内容和这些民族盛会的习俗都作了生动具体的描写,自然而然地引申到“大理正好处于东西主干道和南北马帮道上的交叉口”,从而凸现了大理在滇西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中的枢纽地位。在“马帮路上”一章中非常清晰地介绍了经大理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对马帮的线路和行程需要的时间,古道沿途的风光、林木、驿站上的马店、赶马人每天的苦乐,以及明代修建的石板路如何不适宜骡马行走等等都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一切对于那些光靠翻故纸堆,以致怀疑大理有过两条古道的学者们来说,无疑会起到一种启迪的作用。

本书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在于作者以生动灵活的笔触,带着对大理和白族人民诚挚友善的美好感情,对令人神往的白族生活,包括典雅庄重的城乡建设、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古朴优美的节庆活动、无所不在的祖先崇拜、待客交友的隆重礼仪,以及其中所显示出的豁达开朗的民族性格等等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确实是一部 20 世纪 30 年代白族生活的工笔画长卷,把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鲜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尤其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如前所述的,作者运用人类学的观点来透视各种民族生活现象,将诸多为国人所不理解的东西从人类学上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如对白族“绕三灵”问题,国内学术界也常争论不休,有的说是祈雨活动,有的说是古代群婚制的遗风,将“绕三灵”写为“绕山林”、“绕桑林”

等。作者通过对该活动全过程的跟踪调查,明确指出它是一种“打破了乡村平静生活”的“狂欢节”。这正如我们今天所能肯定的,是一种白族人民所独有的民族文化现象。

其二在于书中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在白族生活中曾经有过,而现今已经基本消失或在大部分白族中已经消失的优美民俗。比如大年三十晚上,白族尚有着与汉族不同的祭祖仪式。在院子里摆上供桌,设置祖先牌位作为祭坛,烧香插花,陈列酒菜贡品,然后开始弹奏音乐和念经。“全家人由男性长辈带领,全家男女老少按年龄依次在放有祖先牌位的祭桌前磕头,然后由一家之主将一小撮饭菜和杯子里的酒倒在祭桌前的地上”。此项风俗如今在大部分白族地区已经完全消失,惟独在鹤庆白族中还得以保留,除了省去念经和弹奏音乐之外,在天井中摆设人们所崇拜的天王、地女、五谷神、六畜神和自家祖先的祭坛(当地称为“年位”)的隆重仪式依然存在。凡此种种,白族诸多古老的独特习俗在本书中得以完整的保存。诚然,白族地区由于受国内外各种文化的浸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地方传闻中从古至今都有许多神秘的现象,诸如洱海上的海市蜃楼、马帮路上闹鬼的故事等等,作者都将之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而加以记录,但都特别地说明,哪些是自己从未目睹过的,哪些是传闻听说的,哪些是谁都没有亲自见过的,始终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各种民俗现象,使得本书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无怪乎被国外学术界称为是一部人类学的经典著作。

其三,也就是本书极具可读性,实现了学术研究价值和阅读欣赏价值的高度完美结合。本书不落俗套,既非从书本到书本的旁征博引,也并非纯理论的推理演绎,全部用事实说话。文字简洁优美,富于沧桑感与亲和力。如对大理古城的描写,在对古城经历的两次灾难以及重建过程作了生动的追述之后,作者所见的房屋都是“前面安有木窗和木门,屋顶铺瓦,三面石墙的外面都用石灰粉刷洁白,山墙的空处及屋檐下装饰着黑白的阿拉伯花纹”的“设计精巧别具一格的庭院建筑”。“城内涓涓溪水,杨柳垂荫,竹林成群,农舍掩映在绿树之间,来访者会惊奇地发现自己身处城内却有如此怡人的田园风光。从苍山的高处俯视大理,这里更像一座披着绿色外衣长墙围绕的花园,一座四处翠绿、稻香浓浓的田野花园。”书中此类生动质朴的场景



描写比比皆是。诸如三月街上那些与欧洲的赛马不同，而“更像是马术表演”的赛马活动；长途马帮在山顶林间空地上歇晌时生火烧茶的袅袅炊烟；集市上随处可见的“穿着漂亮的绣花衣服，戴着别有特色的银饰绣花头帕”的白族妇女；洱海古老的航船上那些“安逸地倚靠在堆积如山的货物上”的商人。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地再现了白族特有的生活场景。就连对上坟祭祖一类活动的描写，字里行间也令人难忘地表达了作者对白族民族性格的赞赏：“民家上坟的气氛绝非那么庄严肃穆，不像西方那样对坟墓有恐惧和敬畏的感觉。空旷的山野，坟墓散布在松树林和岩石中，并不让人感到阴森害怕，完全没有西方坟墓那种半掩半映让人生厌的感觉。孩子们随意在他们的祖先坟墓之间奔跑玩耍，成人则躺在墓碑的阴影下乘凉或背靠着坟墩休息，气氛显得自然、欢快、亲密。”

我相信每个土生土长的白族人读完此书之后，除了对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加深认识之外，定会增强无限的民族自豪感；也深信每个国内外旅行者读了本书之后定会进一步神往大理，并在对白族之乡的游览中增长丰富的知识。更相信本书对于我们面临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文化大州的建设，对于我们长期以来所关注的白族文化研究工作，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毫无疑问，本书在新时期的面世是在大理文化殿堂上吹来的一股新鲜的风，因为其中确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科学态度，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值得倡导的求实精神，值得仿效的生动文风。

十分感谢费子智先生亲属的热诚支持，感谢翻译家的辛勤劳动，感谢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及民族出版社首次出版《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和与之珠联璧合的《大理 1936-1938》照片集的艰辛努力。很高兴作为本书的首批读者，仅就个人的认识写下此篇读后感一类的文字，表达对此书中文版首次面世的祝贺，谨为之序。

（本文作者系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序 二

费晓璞 (Anthea Fitzgerald)

1999年,我们初次访问云南,一路追寻着父亲费子智(C. P. Fitzgerald)昔日在大理的足迹。作为他的女儿,姐姐费晓梅和我与刘晓峰及汪晖见了面。两位都读过父亲的作品《五华楼》(1941年克雷塞特出版社的版本)。言谈中,他们提及对父亲作品的认可,及其与大理,尤其是与白族人民的源远流长的关系。这使一个想法在我心底油然而生:把这部作品翻译成中文,再度出版英文版,并增补1937年到1938年间父亲在大理旅居期间所摄的大量照片。

纳西族和白族虽然毗邻而居,然而相比之下,有关纳西文化的资料颇丰,而有关白族的屈指可数,涉及其半世纪前生活的论著则更寥寥无几。尽管《五华楼》长期以来被广泛认为是当时用英文写就的关于白族文化的最佳作品,更是惟一本经充分研究的学术论著,可惜于坊间已失传多年。而令人惊异的是,历经六十年岁月流转,书中所描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节奏却少有变迁。这就为在今天重读这部作品,进一步了解和保护这种独有文化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在旅游业方兴未艾的今天,如何保护白族的语言、风俗、特色行业、节庆和信仰以及维护对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与上至政府商贸机构,下至普通百姓都息息相关的严肃课题。

作为书商,刘晓峰和汪晖常常被人问及能否提供有关白族文化传统的资料。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学术人士、电影业者、旅游业者、海内外游客,还有白族百姓本身,但是对于这些要求,他们也无能为力。因此,我们衷心地希望,《五华楼》的出版,能够让这样的愿望有所满足,同时对白族文化的发扬光大和提升大众对其特有价值认识有所裨益。

当一个外来者乘坐本地汽车,由下关抵达大理城下的一刹那,那是怎样一种震撼人心的感觉!抬头望去,左侧苍山巍峨,俯瞰着脚下古老的城市和平原,一路连绵至右侧的洱海之滨,在遥远的天际与东面的远山接壤。后来的印象,并非即刻



形成，却更细腻悠长，挥之不去。气势雄浑的苍山让你惊叹，独具匠心的古城建筑令人沉醉。你流连过那些用山中大理石和花岗岩装点堆砌的亭台楼阁，长街短巷；你领略了城里四处弥漫的传统农耕气息；你更对自南诏古国时代起就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白族人民奋斗和发展的悠远历史浮想联翩。这样的时刻，便有一种感动在你的心里慢慢滋长，那是一种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感悟。

父亲费子智旅居中国多年，曾在那儿的许多地方生活和工作过。在他的床头，有两张放大的照片一直陪伴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张是从他在大理的住宅一眼望去的苍山和庭园；另一张则是洱海普陀岛上的寺庙。年轻时在大理度过的时光是如此刻骨铭心，那里的一草一木竟早已成为他往后岁月中最难以割舍的记忆了！

2001年，我和女儿敏娜重返大理，有幸亲眼目睹《五华楼》中描绘的许多传统节日和活动。看着书中生动描述的许多与四季轮回相关的传统农业节庆习俗仍历历在目，怀想起父亲的往日情怀，不禁百感交集。大理古城西门外三月街沿街搭起的货摊，水牛耕作和插秧打麦的景象，袅袅升起的炊烟，古老的建筑物和木雕，路边采石工正精心雕琢着富有特色的墓碑石，而这些碑石最终将安然坐落在苍山的怀抱中……在父亲费子智六十年以前的论述和照片中，就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一切！

2001年4月13日，父亲的十周年祭日，恰是大理那种美妙的“晴光万里”的春日。我们骑着骡子上了苍山，去中和寺郊游。正如父亲，也是我女儿的外祖父在《五华楼》第五章中所描述的，山路上去扫墓的人们络绎不绝，望着这些寻根祭祖、缅怀先人的同路人，一路上我们并不孤单。当年父亲最钟爱的休闲活动是步行上苍山，而今我们一路将他的骨灰撒向漫漫山路：爸爸，您又可以回到您魂牵梦萦的大理了！今天，这部作品重新出版，也是让父亲重返大理精神家园的另一种方式。

2001年的同一次访问中，有一天，当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父亲照片中观音阁的一些建筑物时，一群朝圣的老太太们围了过来，她们兴致勃勃地看着那些于1937年到1938年间的老照片，兴奋不已，她们中的一些人当时还只是稚气未脱的儿童。看到她们如此热切，再三要我们承诺把这些照片带回大理，我终于释然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和照片一定会有它的知音。

2004年5月于澳大利亚悉尼

（本文作者费晓璞为费子智的女儿）

（陈小杰译）



序 一 / 赵立雄	III
序 二 / 费晓璞	IX
第一章 苍山和洱海	001
第二章 稻米标准	021
第三章 大理城	041
第四章 白王之子民	063
第五章 三种宗教(一)祖先崇拜	081
第六章 三种宗教(二)众神	097
第七章 三种宗教(三)巫术和神话	113
第八章 家庭和家园	127
第九章 做客	145
第十章 马帮路上	161
第十一章 与国外的联系和交流	183
附录一 民家语法	197
附录二 民家词汇表	209
跋 / 赵寅松	259



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Da Li, Yunnan

苍山和洱海 第一章



在

连接中国和缅甸的茶马古道的北面，在滇西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和洱海之间，这里就是大理——民家（白族）的家。在云南，民家是人口最多、最文明开化的少数民族群体之一。民家同时也分布在靠近洱海北部源头的河谷地带、洱海东部的山丘上以及苍山以西的漾濞河河谷地区。在洱海西北方向的鹤庆地区，甚至再往西在靠近湄公河^①地区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呈楔形，楔形的顶端当属洱海的南部，从这向北延伸直至金沙江上游的石鼓峡谷地带。这其间的南北距离约 160 公里，楔形三角的底部是从位于东部的鹤庆到位于西部的澜沧江流域地带，由东向西的距离也大致相同。

整个大理地区属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山多，高原湖泊和峡谷的平均海拔均介于 1,800 米~2,400 米，有的山峰海拔高达 3,000 米~4,200 米。尽管云南海拔高，但却享有“云之南”的美称，它暗示着整个云南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云南的南部处于热带地区，但是民家所处的位置是在北纬 25 度，刚好在热带之外。高海拔地形减弱了夏日的酷暑，而亚热带的气候使得冬天变得温暖和阳光充沛。在夏天，气温极少超过 26℃~27℃，而在冬天，轻微的霜冻也不会影响在海拔 2,100 米以上的地方种植橘子树。在滇西，海拔一旦超过 4,200 米的地方总是常年积雪，而处于相同海拔高度的苍山，每年到了 6 月份积雪就全部融化了。

滇西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的影响，季节和气候与中国的其他省份都各不相同。实际上，在这里一年只有三季：干季，从每年的 10 月下旬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下旬结束。这期间，白天气候温暖，夜晚气温较

低，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雨，但每隔三四个星期天气也会偶尔变化，接下来会有2~3天阴天，整个坝子有时会有绵绵细雨，而在海拔2,700米以上会出现降雪现象。像这样的情况在整个干季最多只会出现3~4次，这就是云南所谓的冬天。第二个季节是热季，从3月下旬到5月下旬，除了偶尔有阵雨外，大部分时候气候干燥，天气晴朗，白天温度不超过29℃，而夜晚则不会低于15℃。剩下的时间是雨季，从5月底或6月上旬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份，这使得10月份显得特别的潮湿。有时在11月份，特别是在湄公河和萨尔温江分水岭的西北地带^①，也会下大雨。这时候，气温将比四月份低得多，连绵的阴雨会持续一个星期或者9天以上，而且几乎每天都下雨，当然偶尔也会天晴。这个季节的天气，气温低，空气湿度大，就像英国夏天的天气一样的糟糕。

除了雨季外，干燥晴朗的冬季和短暂温和的春季，滇西无疑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这里没有干旱，也很少有严重的霜降，尽管雨季降雨量偏多，但从未过量。大理坝子上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地区

苍山古雪映衬着田园风光

